

## 黄河断流

吴建国

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,全然没有歌者脸上的自豪和喜气。

黄河断流的原因很多,和源头水量的丰沛与稀少有关,和上游植被减少地面蒸发量增大有关,和上游大量引水有关。在《地理常识》里,黄河下游是大面积的冲积平原,河道长度有870公里,黄河上游每年下泄的泥沙有16亿吨,大约有4亿吨泥沙沉积在下游的河道里。因此,黄河底部已经高出了地面3~5米,有的地段黄河河床已经高出地面9~10米,黄河早已成了悬河。这样的黄河,基本丧失了对下游流域内地下水的补充功能。当流域范围内地面蒸发量大时,泥土容易起沙,而大雨过后,地面河道里的积水无法汇入黄河,黄河与支流之间不能互为补充,让黄河在干涸断流和流域内大雨成灾两个状态之间游离。

直到新世纪之后,黄河断流的信息才逐步见诸报端:

黄河最早断流发生在1972年。从1972年到1999年之间,黄河断流共发生过21次,其中,断流距离最长是683公里,时间发生在1995年;1997年,黄河断流的时间最长,226天。公开的资料还有:黄河每年注入渤海湾的水量,从上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575亿立方米,降到90年代平均每年187亿立方米。黄河断流或者中上游来水减少,仅对山东省,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几十亿元以上。

2000年至今,随着小浪底水库的调节作用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逐步竣工,黄河没有出现断流。但那是人为的力量,因为设定的断流指标是在一个端面上小于每秒1立方米,对于黄河,这样的断流指标是太低了!现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的输水量,已经达到了95亿立方米,惠及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京。让人担忧的是,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功能的充分发挥,有可能掩盖中国北方生态恶化的现实。因此,近十几年来,有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中国北方生态修复的举措,期待着黄河上游沙漠化治理的实际成就。作为一个中国人,如果能够为此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,这样的意义和价值,远远超过今天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繁华。

## 童年不识荠菜香

吴建

春寒料峭,乍暖还寒时候,最早不畏严寒,破土而出的野菜当属荠菜了。古人陆游有诗为证:“残雪初消荠菜满,糝羹珍美胜羔汤。”而辛稼轩更是把荠菜当成了春天的真正使者,留下了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的名句。

民谣说:“吃了荠菜,百蔬不鲜。”荠菜的鲜美,非一般菜蔬所能比拟。然而,童年的我,却对来自乡野之菜不屑一顾,天真地认为它没有青菜、大白菜等人工种植的菜好吃,这些菜经过精心的移栽、除草、施肥,营养丰富。那荠菜自生自长,瘦不拉几的,有什么好吃的?所以,第一次看到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回家,我有些好奇:“娘,你挖这么多野菜干什么啊?喂猪的吧。”母亲笑笑说:“喂什么猪?喂人。”喂人?这个能吃吗?“我满腹狐疑。“怎么不能?可鲜着啦。中午给你们做荠菜炒鸡蛋。”母亲说完,就动手洗荠菜。吃午饭时,母亲端上来一盘香喷喷的荠菜炒鸡蛋。我专拣鸡蛋吃,把荠菜撇在一边。母亲嫌了一筷荠菜放在我碗中,说:“尝尝看,可香

了!”我摇摇头:“不吃不吃,肯定很苦。”母亲微笑着说:“你还没吃,怎么就知道它是苦是香呢?你吃点试试看。”望着这鲜嫩翠绿的菜,我有点动心了,挑了一点放在嘴里,嚼,还真有点香气。嚼一嚼,一缕清香自舌尖上蔓延开来,顷刻满口生津。我不禁叫道:“真香!”母亲乐呵呵地说:“好吃,你多吃点。”我不再挑鸡蛋了,而是大啖荠菜。食后三日荠菜的清香仍留芳齿颊间,不绝如缕。

从此,每到早春,我便跟从母亲去河边地地挖荠菜。熬过了一冬的荠菜迫不及待地返青,叶片碧绿。母亲能用荠菜做出各种珍馐:荠菜炒肉丝,荠菜豆腐羹,荠菜春卷,荠菜馄饨等等。荠菜豆腐羹,是母亲用荠菜做的最拿手的一道佳肴。她把豆腐放进油锅里煎,加盐,边漏边用铲子将豆腐压碎。之后将切得极细的荠菜,放进滚烫的豆腐里炒,最后勾芡。一道色青白、味醇香的荠菜豆腐羹,便做成了。还未及端上桌,就香气扑鼻。入口绵软甘香,清新鲜美,堪称世间美味。

称一对点缀春天的绝配搭档,一对描绘春景的丹青高手。试想,如果仅有绿柳,没有桃花,或仅有桃花,没有绿柳,能色彩鲜艳地表现出春天热烈美景吗?答案自然是“桃红柳绿”同在,春天才更加亮丽。难怪,园艺师们在设计打造春天景观时,总喜欢桃与柳同植,桃柳夹种,突出“桃红柳绿”这一春天主题,于是,在公园,或长堤,或路旁,等等,不时可见桃与柳同植而成的景点、景观,每届春风吹拂之时,但见红红桃花伴随翠绿垂柳,一派红桃碧柳春似锦的全新意境,成为春天里最亮丽的风景,美不胜收,使人流连忘返。

著名作家余秋雨在《文化苦旅·西湖梦》中写道:“背着香袋来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,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,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,西湖醋鱼。”寥寥数语,道出了西湖“桃红柳绿”的诱惑力。这不,桃红柳绿,堪称西湖春天最美的风景。我不是善男信女,但在杭州西湖畔学习生活了四年,最爱西湖春天的“桃红柳绿”美景。每当春风拂面时,在杭州,不论徜徉西

## 花瓶里的根

赵盛基

富贵竹的养殖技术。电视上讲,水培富贵竹根系生长快,当长得太多的时候,不要心软,一定要剪除掉。曾觉得那些密密麻麻的根须很好看,从不承想它们是导致生长不旺的罪魁祸首呢。

学着电视上的样子,妻子将富贵竹从花瓶里取出,三下五除二剪掉了大部分根须,重新放了回去。果然,数日后,富贵竹又重新旺盛起来。

荠菜入饌历史悠久,《诗经》中就有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”之咏叹。《尔雅》也称“荠味甘,人取其叶作菹及羹亦佳”,足见人们食用荠菜的历史源远流长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留下了“时绕麦田求野荠,强为僧舍煮山羹”“荠花榆荚深村里,亦道春风为我来”等诗句。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将荠菜美其名曰“天然之珍”,他赞美荠菜“虽不甘于五味,而有味外之美”。他的咏荠名句:“时绕麦田求野荠”,非常形象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村妇和儿童握着小铲、挎着菜篮,纷纷到麦田采摘荠菜的生动场景。明代戏剧家和养生家高濂品尝荠菜之后,更是夸张形容“若知此物,海陆八珍皆可厌也”。“阳春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”,荠菜不仅富含丰富的蛋白质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C及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和矿物质,还有归肝、脾、肾经,有和脾、利水、止血、明目等效用。三国时期,神医华佗在三月初三这天,给一些患者只开一味药,名曰“荠菜煮鸡蛋”,一听说让人涎水涟涟,未等入口,病情就好了大半。

很久没有去过乡野了,故乡并不遥远,远去的是我的童年。然而在不时穿越的风里,荠菜的观影依稀。多么想在一个闲适的春日,拎一只小竹篮,陪同年老的母亲,融进春绿里,听春风与荠菜低语,让自己不再年轻的心重回童年,重新品味浓浓的母爱……



向雷锋同志学习

(剪纸)刘桂云

華亭風

李传韬书

湖的苏堤,还是漫步西湖的白堤,但见堤岸两面濒水,一株垂柳一株桃,那盛放的桃花,或粉红的,或深红的;那盈盈的绿柳,或轻摆,或漫垂,真可谓树树桃花夹柳丝,红绿相映,美极了!江南忆,谁不忆杭州西湖,谁不忆西湖的桃红柳绿?

当然,西湖春天的“桃红柳绿”美景,仅是华夏大地“桃红柳绿”景观的一个缩影。在大江南北,有灿若繁星的“桃红柳绿”景点,点缀着春天的原野,春天的山川,映衬着锦绣山河。我喜爱美丽春天,喜欢春天桃红柳绿的绝妙景象!

根深蒂固,才能枝繁叶茂,这是我们固有的常识。没错,在辽阔的大地上,根系无拘无束,可以自由伸张。为了吸收更多的水分和营养,任何植物都会把根扎深、扎远。可是,在一个受限空间里,根须的伸展受到了限制,过多的根须相互缠绕,争夺地盘。如此一来,势必作妖。它们挤占了瓶中的空间,致使水分缺失,氧气不足,不但不能给枝叶提供水分和养分,反而从枝叶反吸营养。久而久之,枝叶就会枯萎、死亡,最终,根须也会死去。

根是生命的源泉,但是,仅仅在小圈子里横生枝节,纠缠倾轧,根则成了殃及生命的祸根。

## 花树有约

张金剛

春深,花盛。尤喜株株繁花加身的嘉树,在村庄、在庭院、在山冈、在池畔,相映成画,相融成诗。故而,最爱暮春时节,与花树有约,一起在烂漫春光中,饱蘸花香,写下一纸春日情书。

花树,太张扬,太放肆,太汹涌。起先与其他枯瘦干黑的树木并无二致,可“膨膨”一通,便有无数春花如烟花炸响一般绽放枝头,密织霓裳,汇成花海,收尽春光;美了春树,美了春野,美了春天,美了有约的人儿。

花树,又太低调,太孤独,太清寂。花开花落,皆在无声无息、不悲不喜之间,一切顺时而生,率性而为。花不为无人而不芳,孤芳亦可自赏。有人赴约而来,我自灿然相迎;人散后会无期,我自静默馥郁。每一朵、每一枝、每一树,循着自然频率,完成一季又一季起承转合。

为赴这一年一度的花树之约,我常在春风乍起时,便敞开胸,步于野,寻我旧年相约的那株,期待她也华丽丽地准时赴约。然而,娇羞的花树总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一日花不放,三日花未盛,可稍不留意,她已满树华冠。盼与花约,因为心心念念已待一年;又怕与花约,唯恐匆匆然擦肩错过。看来,与花树相约,没有耐心,是难成的,因而便格外珍惜。

花树有约的最佳情境当如《论语·先进》中所说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恬淡适意、简静质朴,令人思慕与向往。花树在,花友在,情致在,情谊在,一切由心随缘,静享人间好时节。

一期有一会,一岁一照面;赏花人聚散,念者在心间。花树有约,更愿有一人共享一树芳华。

路旁的杨树飞花了。穗状的毛毛虫,从出壳到垂挂,到飘落人间,爬满地面,惹

回到村子时,故乡用一场春雨迎接我。母亲笑着说:“怪不得一大早喜鹊在屋顶喳喳呢,今天两件喜事呢。”不用问,母亲说的两件喜事,一件是她远方的小儿子回家,第二件呢,肯定说的是下雨。

种了一辈子地的母亲,除了关心她的孩子外,还惦念着她的庄稼,当然,惦念着庄稼是因为这些庄稼最终是用来喂养她的孩子的。我必须同母亲谈谈这场春雨了。我说:“这场雨下得好啊。”“嗯啊,地里的麦子可劲儿喝吧,一整个冬没下多大的雪。”我们娘俩说话时,雨像是听到了,渐渐大了起来,以配合我们的称赞。

我拿个板凳,坐在檐下,看雨。就像小时候那样。雨点适时地在空中串起了线,门口便挂起来一道道雨帘,亮晶晶的。我伸出手触碰,帘子断了,缩回手来,帘子又完整如初了。母亲拿个板凳,坐在我旁边。“还记得不?”母亲说,“你小时候,那年春天,很长时间不下雨,咱娘俩去河东浇麦子,用撇斗。”我说:“记得啊。”怎能不记得呢,那个春天,特别干旱,旱得让人心急,母亲在麦地旁看着有些蔫的麦苗,轻轻叹气,下了决定,浇地。

用河里引来水。麦地旁挖一大坑,储水。母亲和我,用撇斗浇地。撇斗是圆锥形的,底部是尖的,两侧用绳拴着,我和母亲立

人爱怜。捧几条在手,茸茸的,痒痒的,放进同学衣领中、文具盒里,吓得个叽哇乱叫,闹成一团。絮状的棉花糖,无处不飞,入眼迷了眼,入鼻打喷嚏。聚在墙角的一堆,点火一烧,呼得灰飞烟灭。杨花又飞,可那些相伴校园的小伙伴们却已四散天涯,托一朵杨花飞到你我的梦里,飞到你生活的地方,告诉你:我想你了。

杏花绚烂,似凤冠霞帔,令花树荣耀尊贵;似粉云升腾,令春山轻盈飘逸。赏花、嗅花、拍花、逐花的爱花之人络绎不绝,如嘤嘤嗡嗡的蜂蝶热闹异常。我也在人流之中,寻找中意的那棵。杏花依旧笑意盈盈等我,可曾在花下笑意盈盈等我的好友却已远走他乡。杏花香里,弥漫的有我们曾花下对饮的酒香。恍惚间,我举手作碰杯状。然而,花香依在,手却无杯,树下独我……

舅舅家院里的梨花,开得高高在天,够她不着。白白的花儿,漂白了我的衣衫。去年春天,我们围着轮椅上的舅舅为他庆生,乐得他跟什么似的,并与他相约:明年您六十大寿,一定要站起来!梨花又开放,可我那唯一的舅舅却已长眠于山野。一杯新坟旁,一株舅舅儿时栽下的梨树偶尔飘落几朵,似是我的眼泪,又是我的思念。冥冥中,舅舅与梨花有约,我与梨花有约。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”桃花,红如火,白如雪,粉如美人面;开得那样肆无忌惮,美得那样不可方物。我又与妻子奔赴那片桃园,同在花下追逐流连。15年了,我们从相识、相恋到相知、相守,年年与这桃花有约。人面未曾远离去,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桃花朵朵,见证着我们俩渐入中年,身旁多了的那个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小女孩已是少年。

亭亭花树下,赏花人满心敬畏,仰观每一朵花的优雅与烂漫;花也同様,静静俯瞰着每一位喧嚣尘世中的来者与往者。春日时短,花期浅淡。看花,亦当惜花;惜花,亦当惜人;惜人,亦当惜时。不日,槐花开时,我将走入山林,与一位文友共饮槐花茶,共赏槐花开,共话文学情!

## 檐下一夜听春雨

曹春雷

于水坑两侧,将撇斗浸在水里,一人执一根绳,使劲后仰身体,绷紧绳子,将撇斗荡起来,送到地堰上,倾倒,然后拉回撇斗,开始第二次。这需要技术,也需要力气。用不了多久,我汗涔涔,母亲脸上也是湿漉漉的。对我来说,那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被汗水浸透心灵的春天。

眼前的雨依旧下着,像是为了弥补那年亏欠的。檐下的雨滴,敲打着地上一个倒置的铁皮桶,很有节奏,像是一个鼓手不紧不慢地,展示着他娴熟的技艺。雨点打在屋顶的瓦上,很清脆,砰然有声。瓦是最好的琴键,雨势大时,如千军万马踏过,轰然而鸣。雨势小时,如蚕食桑叶,簌簌有声。

瓦下听雨的机会,不多了。村里人家大都翻建了小楼。我和大哥商量,也算翻盖小楼,但母亲一直不同意。我想大概因为这房子是父亲一手操办起来的,每一处都留有他的温度。但从安全角度考虑,我和哥哥已商定,明天是一定要翻修的。

夜里,雨还在下。我在床上,卧听春雨。“春雨是天空与大地的呢喃与絮语。”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么一句来。是的呢,春雨是天空说给大地的情话。一个人若听得懂这样的情话,再浮躁的心,也会渐渐安宁下来。

那一晚,在雨声中,我熟睡如婴儿,“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”。

## 那年我在亚布力滑雪场

胡兰

看今年冬奥会滑雪比赛,想起多年前我赴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滑雪的经历。

亚布力滑雪场是一座海拔1300多米的世界顶级滑雪场。我们去的那天,气温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。来到目的地,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。亚布力滑雪场在群山环抱之中,天空如洗,阳光灿烂,白雪覆盖,绿松连绵,我仿佛来到一个童话世界。亚布力滑雪场共有11条初、中、高级滑雪道,被誉为“中国的达沃斯”。雪道设有许多条吊椅式和索索道,滑雪者可以从任何一处乘坐索道,不需要脱掉雪板,就可滑遍场内全部雪道。

教练给我穿上了足有五六斤重的滑雪靴。我脚如灌铅,步履艰难地行走在雪地里。在雪面上放置好滑雪板,卡好前部固定器再用力踩地,后部就自然固定住了。两只脚上估计有20公斤的重量,走到低坡度的滑道口,一颗心几乎跳出嗓子。

我一身滑雪的装束,站在亚布力雪场3000米的山顶,真正领略到山的奇伟、雪的浪漫,也终于圆少年时代“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”的豪情壮志梦。年过半百的我,初学滑雪,恰应了“每个人都是一座

山,世上最难攀登的山其实是自己,往上走,即便一小步,也有新的高度”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广告语。

那天当我又一次站在滑道口时,蓦地来了勇气。随着滑行速度的加快,我耳边风声呼呼,两旁树影掠掠,雪地光芒闪闪。可当我正感觉良好的时候,前面的滑道渐渐变陡,又发现前面有滑行者,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一声尖叫,已经撞在他们身上,当下全军覆没,好在雪地松软,一点也不疼。

3000米高度的概念就是三分之一高的珠穆朗玛峰。同道已不见了身影,好在有一对一的教练全程陪滑。在半山腰的一大段陡直雪道上,很长时间我一直重复着三个动作:趴下,摔出去,仰面躺着。教练将我拉起来,再摔出去,再趴下或者躺下。

抬起头,眼前只见从高山雪坡上飞速掠来的一个个人影,犹如翱翔的雄鹰;低头看,我的红格子衣服在雪上点绿,犹如玫瑰花瓣,红白映衬,格外鲜艳。鼓足勇气从风雪中俯冲而下,一气呵成,像一个精灵,轻松自如。最后冲刺到达目的地时,我才恢复了滑雪的兴奋,更有点自豪。